



淮山先生文集

三之五

〇三

16  
1533  
3



和6  
1539  
3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目錄

書二

答宗礪叟

洛人號篠屋稱已陳齋

寄祖博

答祖博二篇

洛人號涸轍齋

寄頌遊二篇

松永頌遊洛人初名勝熊或稱松友後改

貞德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

目錄

與紹安二篇

楠紹安或稱兼安

示楊穉丈二篇

種村某初為武人後輒居洛陽號楊穉又稱肖推寺以寓似介子推之意

答人

答宗礪叟

書二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

書二

答宗礪叟

慶長十七年作

夫別也何為者哉前則客路長風顧則故國喬木  
馬蹄所踐魂與曉霜齊消王孫不歸悲共野艸相  
生遂使金蘭而不繼膠漆復不堅於是或開祖筵  
以惜之或贈言賸束帛而餞之斯古今人情之所  
重也去冬余之以帑而東也宗礪叟送以唐律色  
于行也余誦之擊節嘆賞兼金鼓壁不翅矣欲味

之未果既而達于駿府官事母監日月逝矣歲云暮矣忽迎青陽牽稚松于三保采嫩菜於廬原溫風吹士峯之雪烟霞映淺間之櫻對此如何無意哉雖信美而思京師思而不止遂不能不咏焉詞云暮雲起處是江東霖雨過旬裏飯筒健筆有神能拔俗談鋒無敵孰爭雄却嫌仕宦為勞我共要文章不費空遙想風流花下景洛陽三月錦鋪紅將踵呈之未得其便駒陰荏苒悽惶恣恣會叟寄鯉素告而謂前况侍八條親王讀史記高祖本紀

今又授生徒以毛詩故訓余聞以為諸生之幸夫遷史之行於中華置而不論本朝廷夫之盛世補氏紀氏讀史而最著者比比而出不為無入就中鎮西都督大主受史記於吏部江侍郎于時朝綱獻序曰大主雖習馬遷之史不忘車胤之勤豈非東平王之為善則是曹子建之好文可謂一世之美觀也至於王度為祗武臣得秋而弭貂搢紳之文章皆變入于袖毳近代禪者牧仲蕉雨之讀史記人僉慕之今叟讀此紀于瓊樹花前與江侍郎

之於鎮西王可以并案乎然叟之所慕在此乎在彼乎嗟漢楚興亡開卷在目所以然與不然者設史筆之不及誠學者所宜講邪余公務之暇爲人讀子學又緜南華篇漫漫叨叨但口指字一則以恐先儒鸚鵡之譏一則以慙古人霧露之評以余觀之叟之所講必不若斯是所以爲幸已且又周詩之教授想當本情性之正知風雅之趣而與夫世俗記誦之輩無以雷同則愈可嘉也畢絕句一首余之志之所之贅于此詞云近時聞說講筵開

傾耳應云匡鼎來猶笑荆公將剝棗却疑鄭氏不知梅別后欲言者臆生堆阜併在晤言之時矣越鳥向越胡馬念胡矧於人乎白雲西飛流水東逝人何忘洛哉山部赤人諫富士都良香記富士古既有入叟其無意乎叟來耶余往耶只思晤會之不遠而慰乖別之漸久而已時惟秋猶冬狩以農隙而每歲講武于鎮東者是吾幕下之嘉謨也余亦侍行以故冗裏艸艸涉筆筆短而情未枉以止此

寄祖博慶長七年

古人有云三日不言詩口生荆棘項者不拜于床  
下為恠也多矣余不得識荆則已已得之不作閑  
話則已作之故一日不見如三秋是所以為恠也  
不少矣太史公曰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余之一寸  
灰長而此之一尺紙短也豈以長無涯之心而寫  
短有限之紙乎哉閣下思之南華真經講釋日其  
何日削自侯之尚賜示諭為幸若果然則與夫林  
膚麻屨之侍于樂軒何異閣下圖之今洛陽不知其

幾千萬家也不知其幾億兆人也莫聞讀書者不  
人誰其於其間何哉或作循持經之暇為之者或  
作醫治療之餘為之者嗚呼學之不講也久矣僧  
醫之人何足算乎天喪斯文天喪斯文悲哉庶乎  
君子之當于五百也閣下此經講雖不經為百家  
之冠者也宜哉不當于五百而以為間出何妨乎  
天未喪其文乎余比來不言詩今更生棘于口何  
哉是亦有以也與共晤語則勝言詩角無鄙吝于  
胸中也尚斐列三年之枳棘也一日三秋之詩余

三獲之慕南容之白圭乎呵呵謹裁小簡式呈寸  
冊如此壬寅夏五之日

答祖博慶長  
七年

公晨講莊子比年之奇事也忽感丙申年東山十  
如院僧永雄讀此書未果距今始七年于此余時  
十有四歲傾耳於側雄以希逸口義讀之余恨其  
不果今足下以郭象注玄英疏一一辨折可謂勤  
矣余思注疏雖古而未若口義之為明快也況古  
人論郭象之發露乎足下据注疏參之口義其可

也耶余聞雄講時了角童子不辨菽麥故其所聞  
馬耳東風也本朝昔儒讀注疏不見口義南禪寺  
巖惟肖始讀口義今時往往人皆得見之足下且  
相較以讀之又是可相助發而已今日之道遙遊  
他日為天下篇也至祝至祝

又

是月朔日之手牘昨之昨開封以見不隔晤會為  
慰幸幸就承雒陽之事件件如舊不亦悅乎余僑  
居于此地也已有自兵亂之稔于此地之古蹟者

亦多西則有阿部川之流金沙者有在五之見焉  
 楓之宇都山焉東則有四時不改色之三保之松  
 杉與清見古寺烟雨青已黃之梅焉其南則大洋  
 也自攝州自勢州自武州自豆州舟船輻湊舳舻  
 相接其北則仰看富士山六月雪花皤素雉焉論  
 形勝則天府之國而一都會也言遺蹟則不可勝  
 計也雖然王仲宣不云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何足以少留余亦無其意乎雖然 幕下有賜地  
 余將構宅如百拙之鳩營其巢也如技廳咲之何

哉嗚乎有父母有昆弟有朋友者故里之謂也余  
 豈無其情乎事實雖多并附旋洛之且

寄頌遊

夫儒者實而佛氏虛天下惑於虛實交矣而於足  
 下學佛而不知儒唯非不辯虛實而已亦不得聞  
 道學之為誤適耳昔張子厚壯年訪釋氏究其說  
 知無所得反求之六經自信曰吾道自足遂為醇  
 儒子厚可謂善改過矣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程子曰佛氏如淫聲美色能易惑人朱子曰寂滅



之教高而無實足下幸聚兒童教以呂波然則母  
憚改適習授不以佛號不以法華而代之以小學  
洒掃進退與大學格致誠意則豈啻足下之改過  
而已哉抑又小兒輩之太幸也如何如何毋忽余  
言為幸

又與前篇其趣同而有詳畧未詳註  
孰為淨書故雖似重複併載之

丁夕已往欲伸言而未遑余踈懶則生平老兄之  
所知也今更何見怪乎請有一事述焉不識老兄  
之見訝否夫儒也實佛也虛定虛實之感潛潛者

天下皆是今若於虛與實則誰人取虛而舍實哉  
然取佛之無實則非不聞道之過而已不知虛實  
之過而已乎適則無憚改之善言有之善哉昔者  
關中之太儒張橫渠壯訪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  
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為  
乎橫渠可謂善改過者也其在李唐則韓氏之原  
道佛骨表在趙宋則程子朱子已下愧言釋老之  
事凡佛法在漢之後宋之前寔能時其亡者乎傳  
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程子曰佛書如潘聲美色

能易惑人朱子曰寂滅之說高而無實老兄是豈  
不愚也乎今也老兄幸教授小學之子弟若夫教  
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後使其習大學之致  
知格物之事正誠脩齊之行則道也道也者此也  
舍此何外求乎嗚呼彼所謂道者非道也吾所謂  
道者道也道也與非道也無他實與虛也公與私  
也唯望老兄捨彼外道虛與私之事取吾大學實  
與公之道則亦可謂之善改過也然則非當老兄  
一人之幸而已並是小子弟子數輩之幸者乎踈懶

乍起言不聲意不具

與紹安

丹溪著局方發揮在丹溪尤可雖然古方亦未易  
廢也余見本邦治疾者其配齊為查滓之骨薑汁  
者不少矣疾者服之不死亦幸乎瘡之而生亦幸  
乎夫為羹也削乾甘魚而和之不失其肺及其啜  
之其清甚美是羹之克調者也用乾甘魚者國俗  
之恒也若以甘而已則蜜也糖也熟柿汁也亦可  
乎啜之則不可口不下箸也必矣藥亦若然唯見

其性味而配齊之則有無味有味藥乎本無味而其藥其藥相合而有味者有之本可食而其藥其藥相調而不可食者有之本毒而其藥其藥相和而不毒者有之若然之類亦多然則當時之用藥者不為查滓之骨董汁者幾希由此見之雖不可以膠柱而調瑟亦不可不和調而鹽梅昨日卮酒曼衍之際與足下論之如此足下以余之非醫者而不可廢余言如何

又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易牙之鼎和而桓公出流于外專諸之炙甘而七首洞於王僚之胸趙襄子之斟熱而代王死金斗趙姊死於筭是害自外至者也白酒牛肉足以殺少陵食新而張足以陷晉侯是疾自內出者也足下調羹以招我其意不偷我雖守口如瓶之戒不忘之如其貪饕何於是益知我理義之悅心真不若芻豢之悅口不耐惡縮而赧然足下之心與陳丞相之分肉何以異我之來也亦無有長者車轍此又愈有愧焉雖然自外

至者自內出者不亦此夜也我之愧也不亦蕉鹿  
之夢乎於是因念異端說緣業與說心性皆是野  
人始煮食之時與公庖膳宰之調和同一味耳畢  
竟不過曰作用是性而已豈我所謂性善也哉能  
言距楊墨者孟子之家風也聊書而送之

示楊梯丈

手書周覽為慰為幸矧又賜以拙詩之餘章奉何  
惠加焉然欲讀之則字畫奇古如符在石所恨者  
輒軒使者在今而余之不為載酒之人也讀

字過信哉譬諸無寄象而對外邦之人侏離入耳  
獨力遮眼何與龍之無角鷓之無舌異哉拙瘍漸  
已今讀佳什而愈快亦陳檄曹風非帝耳邇日執  
謁於高屋而為之謝而已端昏鴉自艸艸布字不  
宜

又

邇日台候如何想佳勝珍重拙瘍稍稍良已勿勞  
遐想前頃古風一首屬事連詞體制可觀鳴鶴其  
子多謝多謝且夫字畫之異樣如前書既所云也

始焉甚駭，見多思惟之，梵乎其然乎？次焉愈怪，雲南外夷之緬字乎？安息也，默德那也。之旁行乎？柳又自耶蘇會傳來乎？皆不然也。又次焉，察之何爲其鬱律哉？大吳氏之龍乎？曷爲其秀出哉？烈山氏之穗乎？尋其迹也。皇頡之鳥耶？引其尾也。魯壁之蚪蚪耶？朋友籀邈，穀穀米斯，改八分變飛白，換偏傍，借聲音，自非把字書數通，實諸座側而參伍考見之，則誠不易記也。公之好古嗜奇，故其勤如此。昔韓蘇之於石鼓，苦其難讀，難曉，況非其人者，豈

可耐哉？王弼山論治漢書之三端，其書僻而不易識，若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其一也。夫班史八十餘萬言，而所謂古文奇字不過數百，而吟此一篇字不足百，而石鼓之魴鯉僅什一而已。試使子弟撿字韻而后粗得其少，驟於是再因前韻而賡載之，楚鳳宋芹遼來之獻，自笑自愧，若薛若竹居，則依公而欲傳拙語，如何如何，不宜

竹居惺窩別號也。揚綈初與惺窩執交，此後有故相絕。

答友人

羅浮子啓下瑤氏奚泣哉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  
也不獻則已矣伯牙氏奚不鼓琴哉鍾期已矣  
流水高山亦不知之匠石奚擲斤哉郢人之鼻不  
能爲質合夏余之僑居於駿也無玉乎無琴乎無  
斤乎抑亦有而不用乎果無有乎果有而不用乎  
雖非李陵之在胡而如見異類雖非陳氏之隨許  
行而以夏變夷于日于夜于朝于夕唯聞人馬之  
行聲與徭役之喧嘩耳物之害於人者飛蠅營營

如黑雲之變隼非啻醉翁之所憎而已尋氣逐香  
莫所不有佞人小人惟肖炎而附寒而離聚散不  
測面諛餽口惟肖以彼此此則不可勝言也余與  
足下相遇爾汝敖惰有日矣雖非知玉知音爲質  
之事而視諸世人之如蠅者則豈翅天地懸隔而  
已哉足下來書多言蠅之爲害故余亦及此嗚乎  
手自裁之故里之木拱乎所謂故里者非有喬木  
謂也有父母師友之謂也見白日之沒西嶺而不  
能不有顧喬木之情然則久於齊則非我志也孟

子不云乎ラヤ玉石俱人不知ラ是卞珞耳カ乎如何如何  
右一卷慶長年中 先生少壯之間所贈答  
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目錄

書三

端午寄竹丹牧

致書竹丹牧七篇

事跡詳見碑銘

示栗山氏十一篇

栗山利章字子文一名利安為黑田筑牧  
家老後謫與川南部

示佐川田昌俊

事跡詳見碑銘

答大明人單鳳翔

與大明人沈茂人

示梁山六十一篇

華嚴精義

贈平寄竹舟

書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

書三

端午寄竹舟牧 慶長十二年

五月五日道春謹呈書于閣下時惟梅潦殿有薰風想像尊候佳勝起居和平珍重幸幸至祝至祝茲日也門有艾兮戶有蒲不祥忽除多福惟膺所以祝于閣下念茲在茲是余之寸丹而已古之茲日也有懷沙自湛者焉漢賈生吊之當時之世之人皆濁而醉彼望望然以去奚用糴于口泥于身



為哉夫楚大國也不能容若人之賢而卒至於暗  
于椒蘭誑于張儀身死于武關悲夫帝高陽之苗  
裔憂同姓之君其如此而浸潤膚受君信之則彼  
從彭咸之為矣其君之不肖何如哉古今論君德  
以明者是已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亦是已不識  
謂閣下何古之效日也鑄百鍊鏡者唐太宗也而  
以魏徵之諫為鑑亦是已雖昧及所謂昭昭比諸  
楚主之昏昏則燭龍熒耀非帝方今昏濁通國皆  
然然若閣下好文思道亦鮮于世是余之所且祝

于閣下在此不在彼耳餘附面告姑此格筆

致書竹舟牧 元和八年

前况辱問拙德就拜華束矧副以糖饅并栗乎厚  
意多謝三日來罹風戾而頻嚏借玄澄手服方寸  
匕者數劑不日可復故莫勞遐想矣即令騁一价  
以謙焉謹空

又 同年

昨日辱枉手教且扒且讀來意悃悃喜氣津津登  
府內而他之故酉時還環堵而后如此是以裁謝

遲遲勿誣惟幸就承道統傳系譜一軸達到即別  
書一本以呈之舊本已裝飾了光彩有在姑統留  
而俟盛意若解舊本之標而欲粧新軸則可再投  
焉且又綵袍之惠有戀戀古人之心乎有共敵無  
憾之志乎感刻感刻厚意倍常十四晨佳招不可  
負季金小雅伐木之朋友豈無情哉時維葉落歸  
根天根畢見幸幸自嗚道春白

又同年  
作

早欲裁一束以謝焉而忽教諭墜手豐讀不停拙

書輪一著而華絨為祖生之鞭疇昔厚意深垢尋  
常且橫田山木二氏添一座之逸與乎柳亦真率  
踈簡之所致乎彼欲聞詩講其志可觀矣次日期  
十二月伏蟻盛飾來矣則柴門為之清道桑樞為  
之吹塵者也耶事實附享信道春謹空

又

手教拜閱就領餅鏡三枚鮭魚一尾濃牋百帖餅  
以調菜盤之滑魚以拂釜甑之塵牋以備調度之  
房於是寒厨而温文房而瞻荷嘉惠者多多且又

搬沙除道之役夫數日來蒙雇借感刻感刻年光  
馳騁如赴怒之蛇分歲可以守可以餽併附明春  
祝慶之語次不宜

元和壬戌月窮

又

尺牘手書不隔晤言頗慰拙德可以喜焉然昨日  
之昨晚喉咽赤爛吞津則痛疼難耐連胡絡耳朶  
共作苦煩矣自黑筑牧蕙苡粒齋來煮作二弓八  
木舖啜之且服藥借澄醫手以驅攘風邪即冷粗

就驗雖然氣宇蒙蒙如在霧中而望初月手足脉  
脉似坐船中而遇狂颶可憐生今日之雅遊在想  
像中所少愚拙不亦不幸乎傳謝語於東道主人  
可也又文殊院應昌及宗務有背語云是亦借  
足下之三寸而告焉幸幸餘附它后不宜

元和癸亥四月六日

追啓鄙疾不重勿勞遐想左玉

又 寬永六年五月

先况領手教拜讀滿喜就承遣入於九柳津且被

贈夏稿苞苴不知所以謝感刻感刻今日憲臺有  
棠陰之事僕亦隨例可赴之夏日之永炎風之燠  
困羸不可言雖然官事母監我獨而已乎哉憐察  
憐察夜哭之鬼與杜宇共止啼恤哀之寃齊梅雨同  
洗滌歟如之何如之何明白來駕奉待焉併附面  
布恐懼不宣

元和之間寬永之初 先生未移家於東武  
寬永五年之冬叔勝應 先生之招而辭毋  
獨東來嚴侍焉與冊牧執交此時為治其小

痒往浴於九相津温湯冊牧遣使於彼地問  
其安否故此書中謝之

又

方令人不知學然閣下於余有眷眷盼睐之意致  
知格物不可不思之天之所以與閣下亦不可自  
棄也閣下宜勤而不倦是余之所待也閣下以余  
言為何如

示栗山氏

芳牘圭復不隔對話欣慰欣慰就承明午可賜浴

云云雖多謝有餘以拙親忌日故既約於僧院明且赴其齋飯然則難應佳招伏乞足下之陳啓來月二日之朝執謁於高館乎奈何是亦任足下之先容以待其指呼日已昏鴉草草布字糴實二十八日

又

疇昔之手東及夜分披緘明快不可言也今且隨每朔之例登府即今還私策以故裁答遲怠勿訝惟幸來書中且余過僧院頗以為疑誠是如足下之所詰然不可不解也古今於寄寓亡賴之時

一旦遊於方外者惟夥矣有得半日閑者有愛雲愛僧者香山之於如滿坡老之於佛印之類不可枚舉也雖儒者亦有之昌黎之於大顛晦翁之於志南皆非好而交焉所謂瀟灑送日月豈忘國家哉且又忌日喪之餘也君子有終身之喪而况於忌日乎尹彥明依母遺命赴寺誦金剛經雖不免識者之議然所不忍之心不可廢也則亦不為不孝也餘附明朝會次之話欄賜米

又

今日之祝規萬慶千幸借足下之口吻達於筑牧  
公金吾公惟幸惟幸以負薪之憂故不克執謁如  
芒棘在背醫書云膈梁之變足生大疔如余菜肚  
其腸不足論八珍想蓋風濕熱毒蘊於中而至此  
哉鶴原既貼藥去痛楚減於前且快然計可以待  
之耳且亦昨之書籍早遺于他丁云云續資治通  
鑑兩部共被遺否若一部留在座側則一見所欲  
在此以事宜而為余乞足下之先容而已幸幸庶  
幾之耳事事附耳信不備

陽朔

續資治通鑑是東觀之未見也於余欲一覽不  
且可還焉憑足下之語告云

又

今日之盼睐厚情倍恒欲謝辭短而意長奈尺楮  
有限哉所憾者倉皇旋駕恰如制電之一歡殆似  
去來急流上之舟中語也別而益慕去而愈思矣  
拙瘍呻吟於環堵之牀策起居不適合足下之一  
青盼而今也不唯圭竇生輝而有羽檄療風於乎  
不快也哉它自仕務有暇則惠來有候焉與竹冊

牧同此話癩耶奈何奈何不宜

九月九日

卧内涉笔勿怪不美圖為幸

又

昨日獲回東即審貴恙後故殆如無妄之疾勿藥  
有喜也祝祝前般所季諾之五先生手簡祇今就  
投之備校正也早終繕書可也待其還矣且昨夜  
中秋之月奈何哉予有故人來問其燈而吟月清  
圓洗眼洒心明快不可言也昨之昨之飛塵冥伯  
雖颶母之祟不能適焉乾坤晦冥屋瓦飛海水溢

僅一夕而中秋之清光如此於是愈信性善之說  
尤為實也本心如月利欲之雲兩喜怒之風雷時  
現間出及其後本則何損太虛哉何傷月明哉故  
謂之明德又謂之明命又謂之昭昭足下以為如  
何中秋詩雖有數首不贅于此併附他日之面展  
不悉八月

又

如示喻前項者閑談移時懌懌幸幸孟講未了雖  
然有客來亦其父將有事於他行云云由是余又

赴於 府內豈真率哉明日講詩與竹舟牧相提  
携來所待也餘附面告燈下任毫艸艸

又

旋館珍重早蒙手書慰比白之渴望不隔會同喜  
氣袞袞是行也秋風吹白河關詠能因之倭歌乎  
明月照熱借山吊秦衡之戰場乎見最上川之稻  
舟而上下乎尋仙臺濱之松島而逍遙乎想夫遊  
覽廣博之興在足下小眸中豈不歎羨哉詩云吾  
來自東零雨其濛足下脩途雖有風雨之勞山川

之艱然朝而幽燕夕而荆楚赫白馬之鞍間以為  
闡席衽金革枕干戈不遠千里者真男子所志耶  
待對話之日而賡說之耳即令隨見一棹一轂投  
于厨下非以物矣笑納惟幸忽忽不悉  
東輿之遺跡舊蹤以面欲聞之云爾

九月廿七日

又

昨之昨光貴欣慰滿懷不可言也有登 府之事  
不監而棄龜遺憾遺憾白河松島詩并序改書而  
即進呈之序文視前則稍為贍博乎盛意奈何明



日可來候云云朝耶晝耶待先容而可赴否達諸  
左右蒙示諭而已餘附面既十日有

就拙疾惠手東兼被騁使价厚意多多自筑牧所  
賜蕙苴煮粥以服則喉痛頓止鴻庇在茲借謝語  
於左右而已且又明晨可赴有馬亭之約雖有之  
氣息未平復故告其故足下早告彼是亦幸幸近  
日比復故必執謁以謝曼之乙餘附使舌云  
邇自孟子大學蚤蚤漫說丁於足下有士夫否

奈何

又

驚望遐想之處乍枉華東欣悞不可言也就審二  
二日嬰微恙早復故幸幸中秋佳作淨書奇麗洗  
目且又被和拙詩一首惠來不知所以謝焉點竄  
誤它自可告報耳殊領嘉餅一管燔散一盛厚意  
盛缸寒厨生光殆如嚼於屠門似流涎於酒家耶  
併附他后之面謝九月  
二日

又

昨昨一柬一章騁价寄賜及登 庭裁答及今勿  
訝之圭復不已殆似結眉毛欣拈拈起居奈何  
匕茵裕勝否頗勞想像時惟秋末漸冷保膏莫輕  
餘附享信不備 九月四日

右十篇元和之末寬永之初所贈答也

寄佐昌俊 并詩

佐川田昌俊丈人久有無妄之疾為衛其生避世

有日矣距淀城以南一二里許巖栖谷飲以欺單  
豹遂結小圓屋號曰默默自稱曰不二山人勿藥  
之喜可以待焉夫人常所蓄綠甌香爐削象以蓋  
裁繡以裹寶玩久矣舊臘寄余且詠倭歌副之以  
為他後之信誦之則相思之深高如士峯而薰心  
不忘似烟之不絕蓋情到則詞自到故其意之見  
於詞者如是耶不意其芳烟散為爐峯之雪入吾  
簾裡荷惠不輕鎰金不啻厚意袞袞感刻在茲昔  
淨名居士默然入不二法門其功驗至于乞香飯

于香積國以投諸大士而食之竟無盡竭其遺薰  
剽馥悟入于靈堅壠者是已豈但色聲味而已哉  
今此博山出自不二山人之手來自默默庵中則  
魯盛彼香飯者乎不亦至寶乎夫色之亂目聲之  
煩耳味之爽口是不能悟入也唯香嚴之本寂不  
動如山則號山曰不二稱爐曰博山不言而可自  
知者不亦默默乎鼻觀而自聞者亦如是耶雖然  
彼遊方之外者也余想此理大而無外小而無內  
何論道之外內哉且聖人所謂云二云默者亦多

端矣其所指果如何耳易曰二人同心其臭如蘭  
惟德之馨也同心則一也非不二乎有德則不言  
而信非默默乎仁者靜而樂山非如山乎是余之  
所寶玩此博山與丈人無以異者也歟無價之贈  
何以謝之嗚呼五十三驛之皇州七十五亭之故  
鄉無由縮地晤語難期花氣百和雨簾同參彼此  
緬懷以為奈何唯冀勿藥之喜色與淑氣和風共  
欣欣然所期所祝無它摘倭歌尾字以為韻口占  
一絕以報之

遠寄一爐示相戀心如螺申沉水鍊篆烟雖結香  
火綠猶憶東西隔山見

寬永庚辰孟春上浣

答大明人單鳳翔代人〇元和七年

伏蒙手教且拜且讀不耐欣慰是行也留滯於京  
師也有日矣然不能有從事而相左右也遺恨不  
些今也本邦無為而治想夫海波不揚也必矣  
自今歲歲有風舶之信者豈非彼此之幸也哉道  
友宜傳諸左右故此不一餘候鳳翔音鳳翔明石道友為

與大明人沈茂人代人

風馬牛相及而欣得呈似焉前況來洛時比比咨  
訪言語雖殊情意惟同故歡款不翅鼓壁為慰為  
幸一別已後唯見西飛之雲東逝之水而倍眷戀  
而已方今我邦山有鳳鳥之至海無鯨鯢之橫  
如何有綠林白波之茲哉來歲有待一葦之航可  
計日而期矣交隣之道在人上者豈無意也哉且  
傳語于陳五官亦以是告之耳情長筆短姑此不  
布

羅山文集卷四  
頃年我西鄙，貪賈屢侵掠，海上福建道都督，使單鳳翔來訴之。沈茂人從焉，鳳翔先到，筑紫而入京，將到東武然。官命不免之，故自京直歸帆，其留滯之間，先生代人贈此二篇。○此二篇以事小文短，故不入外國書類，而載於此。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目錄

書四

示堀正意六篇

江州產而住洛陽，兼學儒醫，號杏庵。初仕紀州淺野氏，後事尾陽，丞相叙法眼。

示菅玄東十六篇

播陽產而移洛陽，教授諸生，或稱土師玄。同號得庵，又號虛白，事詳見碑銘。

示那波道圓二篇

播陽產而移洛陽小名信吉號活所初仕  
肥州加藤氏後事紀陽丞相

示武田道安二篇

洛人以醫顯于世初名三清號夕佳後為  
官醫叙法印號獵德院

書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

書四

示堀正意

南明文選三冊還焉涉獵未了何以有獲乎然見  
所未見之書荷足下之惠者其重不亦九鼎乎余  
曾見四續文宗載汪道昆文數管又見古志珠璣  
及續文範而有汪道昆之評是以聞其名者不亦  
久乎今見湯賓尹批評南明文選者從足下也不  
亦悅乎南明明之文人也夫文有古今天地之文

章之與聖賢之文章姑合是世之以古今稱者周  
之左丘明戰國之莊周屈原漢之子長孟堅唐之  
昌黎河東宋之歐曾王蘇代不乏人也蓋其如此  
然又作者不多胡元文人亦昭昭於文類續文類  
大抵率襲宋之餘麗而已若所謂吳徵劉因姚燧  
虞集之儔是已明興宋公濂以文鳴于國初王子  
充劉誠意之輩亦出矣獨北地李獻吉厭宋元之  
習氣首倡古文自以為秦漢以前也繼之興者李  
于鱗王元美和之世之議之者謂信屈聲牙不為

句讀三皇御極倉頡為史料斗之文而彼為遇合  
也王遵岩唐順之如此云之乎汪南明於是乎又  
出而接獻吉于鱗之美而不為者也蓋又名一家  
耳余見其文殆非精左氏莊子屈子及班馬者不  
及于此蓋好古文者不可廢之今足下有意于茲  
乎然道外無文文外無道若文與道榛塞為一則  
豈文也哉彼南明亦不以足多之因還文選粗述  
區區中中白

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

賢敗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  
予曰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  
然余言非狂足下三復之若有所欲言則必告  
于余為幸無益於足下必有益于我

又

開歲發春之賀啓豐浴薰讀奇麗技自可喜可嘉  
尺璧非寶鎰金非重東帛非貴惟啓是賜何賜如  
旃所謂錦心繡腸之人合足下其誰哉所謂駢四  
儷六婉青配白除斯啓其何哉宋元播芳王公四

六話古今言麻辭對偶者多矣足下嘗深指于此  
寓目于此否非老於其學何以與此哉就中啓辭  
褒飾於我每每適當戰栗惶悚孟子不虞之譽韓  
氏與輿於前莫毀於后之格言我有思焉聖人孰  
譽孰毀之昌言亦足下思之哉吾之難固當也職  
此由也懷之戒之聊涉筆而謝焉耳

又

疇昔應佳招浴具叮嚀悃意厚重謝焉有餘接眉  
宇時面告之耳見諸生之作文而不覺夜殆參半



比徠之遊何以加焉足下叙正成赤坂之事不怠  
則復古之功可以見古之評文者繼左傳史記戰  
陣堪盡然余見春秋之時車戰多矣班馬叙漢楚  
戰伐之事亦不少然其高紀羽傳曹參周勃樊噲  
韓信英布等傳筆力高簡敘事有體其殿最多先  
登后拒別伐從擊皆是字法也且又某人之氣象  
如何是亦不可不知故太史公羽本紀有嗚啞叱  
嗟之風氣足下好古文有意于欲作文故區區  
之心効獻芹之事然有叢林浮屠文字之習氣者

聞之必馬耳東風乎如何南明文選欲再覽恩儼  
有疾速可返之事實雖夥并附耳音

又

前昔惠徠冰譚雪話不亦清虛所恨速趣歸駕而  
已皇明言行錄載冊因今還之涉獵猶如漁之於  
河虞之於山然不獲一禽何涉獵之有唯是電矚  
瞥眇而已錄石翁之主靜所謂繡鴛鴦之金鍼江  
門之風月釣臺亦深哉敬齋之居業薛河汾之后  
蓋有斯人哉暨間布衣二先生又次之皆是皇明

儒林之英也見其傳思其人宛然于目前彼一時  
中國也此一時本邦也人之興起于懷何也哉無  
他人心之所全然足下且不信之言為若何哉  
欲言之語如平地尺之雪臘裏之春風不在春在  
接眉宇之日庫所謂雪先春而湯乎墨池水封強  
而呵筆不宣

又

間者之日入於董仙之林之圓屋治具煩方平者  
多多且謝焉况楓葉之品題雖不為杜詩亦瘁處

之麻姑耶其中復為杜者豈不為杜而不為也哉  
還足下具一隻之詩眼耶昭昭矣豈逃乎哉不見  
夫風飄葉葉乎條間之珠枝上之繡謝王之雪之  
連句令易色於紅者亦是仙方之雪自丹爐裏煉  
出一點點積為百轉豈翹九轉火候之紅哉彼變  
化入石鼎中則座上不少軒轅彌明吁昌黎今何  
在哉丹成而兩腋清風吹入蓬萊誰其歸去者玉  
川風斯在下矣既而羲和忽逝蘭膏鬪耀華鯨催  
粥木客獻果唯及玄妙之門不入黑甜之境燭窮

猶火傳也雖不散五侯之煙然後呂繼蘭膏則彷彿紅葉之飛烟耶雪耶抑亦藥爐之薰乎飛作東白之光乎問方平而不答詰麻姑而不言謝王父矣彌明睡矣唯有薰林庵主之喚主人公惺惺否而已已而惺惺耶莫向爐鼎求丹基於是乎廬岳高僧留偈別空同道士寄書來厥明羅浮洞下散人亦寄書且謝之

又

昨之昨貴來多謝多謝有約它之不單閑話遺恨

有在天之寒而返道之遠而淖若自匪其意豈其然哉風雨雪顧草廬古也今或是之亡感感且所憮之源流至論八冊還焉再覽有喜是亦足下之惠也又多謝事實夥願并附耳音

林黃之至論是亦科舉場屋之具而已頃見保齋十科策者是亦此等之類也故事不少見之有便于博洽幸幸

示管玄東

賡載賜言封於英六芝先人倡和於虞廷五子之

歌友于太康之季，弟怨慕於洛表，歌其久乎哉。降而令也，復于古乎非耶？不佞夢句之歌，覺而無憂。玄東其有意乎？蘇而未言，問者之久來而問字不佞，豈無意乎？於乎醜醜之盲聾，俛俛焉聽，熒焉摘。殖冥行路平，而如超壞培，挑而得繁瓠，不聞雷震。悲夫，然玄東將鴻其目，鬼其耳乎？不佞及弟二人與語，殆夜半有詩而無酒，又無肴，然不佞令方舉古之詩人，目爲酒肴，而方丈玄東前而啗。玄東可乎？釀陶常之幽桂，以作酒醴，香之以蕞蘭，若作和

羹，則孟賈之蝦蟹，蜆蛤，涪饘之蠮蟬，江瑤柱，以杜老之冰鹽，梅公之酸，而調之玄東，啜一杯乎？不佞不可，以轉釜解膏，竹萌不美，羊腔卅青，金沙不可，以食菽粟之味，不可無之。玄東弃常乎？嗜異乎？於乎人有古今，詩有古今，中林兔豕，非后世之所謂三軍者，漢上游女，非今時之所謂匹婦者，今之不及古者，如此。周不及商，商不及夏，夏不及虞，然則劫天之命，雋求無窮，渾渾無涯，不佞之心，於是乎不可見，則終亦不可見而已矣。不佞

慶長十四年  
二月十八日

徐士彰類奇首卷還寫拙本爛破暫時校見了惟  
傾惟幸秘冊不可少留是以速返授之母為惟吾  
邦有中郎之帳足下不它讓也耶事事附會次不  
宜

又

疇昔竟日閑譚避塵囂況於治具惘惘乎諸書序  
衷成表嘉舉可觀不任歆羨且又來於六月之晚

余與玄治赴次即右之亭借余言而欲招足下有  
允約則彼必欣欣耶相共赴于彼而已事事期今  
夕之來訪不宣

質疑之諾喜而不寐傭者來則可遣之乎餘事  
附面布

又

晉書五冊還壁欲無瑕此次列傳自六十三至終  
冊請允容幸甚幸甚并載記亦一二冊相待之奈  
何邇日有事無暇云云話何等事哉頗勞遐想拙

卷五  
九  
悉少驗聯句跋將起附面稟不宣

又

昨日所諭黃帝騎龍升天余按此事本出于漢公孫卿以道士之言說武帝也而司馬遷載之于封禪書者以卿誑武帝而託黃帝如此言之然無有其驗也遷非信之實刺武帝好道士也故作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此記其實也皇甫士安韓退之皆曰黃帝年若干歲由是見之則不騎龍升天明矣王仲任謂之道虛胡五峯謂之妖妄亦宜

哉世之人不知其言之出于道士公孫卿之言而馬遷之史遺戒于后代而遂以為黃帝仙去夫黃帝聖人也神仙如可求則聖人奚為之堯舜文王孔子何為不仙而黃帝獨仙哉其真無可求之理故聖人不為之而曰黃帝仙矣則傳者妄也且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此大戴禮五帝德篇之詞也史記亦採之家語又如之唯素問不曰聰明而曰登天是不可不辨也若言黃帝登天則所謂白日飛昇之類也

王冰林億之輩不知<sub>レ</sub>其<sub>レ</sub>所以<sub>レ</sub>而以夫公孫卿之所言者當<sub>レ</sub>之可謂<sub>レ</sub>惑<sub>レ</sub>人也可謂<sub>レ</sub>承訛也醫書極博然素問難經不晚近其所論有言長生益壽之理而未<sub>レ</sub>有言白日升天之事然則所謂登天者豈實醫家者流之本意也哉若不<sub>レ</sub>然則率天下之醫者而歸<sub>レ</sub>於神仙道士之門而已弗思甚也漢淮南王安之死漢書明白列仙傳稱鍊丹不死而班固不書者秘之也世之言黃帝亦如此或問揚子雲人言高仙者有諸子雲曰吁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

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聖人之不<sub>レ</sub>為神仙果然然則登天字如何若以吾儒見之則議素問者程伊川陸象山皆有成說而况於此二字乎若其醫者之意而姑因此以言之則登成也言成就天真也一云登天猶言格天也言其德至于天也二說見者宜擇焉余初以為登天猶如曲禮天王登假楚詞載營魄而登霞之字義蓋人死而精神上升高遠也而以堯殂落舜殂方死之例而見之以黃帝成而登天為黃帝堯舜而后崩然殆乎未<sub>レ</sub>安姑

附素問而以醫者之意解登夫二字如此若夫  
湖之事吾不信之非特吾不信之而已先儒多言  
之者吾豈鑿空哉余雖非醫者而為卿曹言之卿  
曹以為何如若有知新則請告余為幸若會正意  
則令見此書彼亦為如何

又

前頃手柬圭復不停手慰慰幸幸况又副呂五韉  
之棉韉一條之染裊乎惠意之厚津津喜氣謝而  
有餘感刻感刻韉以衛足裊以包羞祖餞之情可

以徵焉且又碧雲集至于今夕碧雲合之時與白  
雲同飛與漢鴈共來云云余所待併在佳人乎望  
佳人于一方除足下別無佳人在耳今且他之故  
早早布字以答之

又

沉括之筆一管洪邁之筆二握即今還焉荷足下  
之惠此兩大筆來入手裏豈夢乎哉江淹可避一  
頭地不亦鄙乎餘筆不日又可還內之五筆附小  
价去亦所待在茲霽雨偶霽容光忽照於是愈信



明明昭昭之德本體未嘗息也奈何奈何

又

開歲之吉慶彼此珍重珍重自一乖別已來瞻望  
多多如三秋兮以余之思足下而足下之眷眷於  
余也耶舊冬新渡之異書來隨於足下手裏乎奈  
何所念在茲且又所然諾之賈氏家流之大學新  
本并經史質疑寫而賜之何幸加旃不翅能掌與  
魚耳仰足下之鴻庇者在此事又祥刑要覽搜索  
出否奈何足下之於此書如登徒之於色如酷吏

之逮捕有罪如明君之側席幽人乎此書到必待  
告報事事附稟信

又

一昔夜之清話雖及五更猶覺夜之永而塵尾之  
短也可謂朋來之樂矣昨赴相國寺否時雨亭在  
何所否奈何且所約之惺窩聖像之書東惠來有  
之則何賜加焉今日學暇如何枉來訪乎我往而  
語乎否挽詞殊勝彌增人之餘哀者也淨書而遣  
之否耶併附面布不悉

又  
尺牘隨手不距遇逢昨日望山臨水想運步勞倦  
奈何今日闕面展之約者何也前時正意來過座  
中少足下為恨學隙一來所期所待亦在此不具  
又  
乍枉手書幸復不措文麗而意切不堪中情且又  
隨國俗之列表歲莫之賀嘉魚二頭佳惠曼曼意  
永而楮短匪面布巨撒曼之拙恙十已得五六之  
起復四五日之交十分平愈乎事事附于它日卧

內涉莖艸艸

又

辱枉手牘讀之不措慰慰幸幸昨夜不辭泥淖乘  
月來訪圭實貴然謝而有餘所恨者早歸而譚味  
了也就審二十日且賜茗之佳招必執謁于華堂  
而已且又拙文稿有費紙之事云云今東行之日  
在十一月初拙文還來在其時歟即今有東福之  
行故草草

又

宿昔秉燭之高遊不覺鷄既鳴想朝鮮國所謂鷄  
 僧學司晨乎非也實觀日不在滄海樓上而在生  
 白室不亦洞然哉屠隆叢書冊數四按呈之蓋戴  
 德禮首卷搜索不獲矣在群書反古堆中而混雜  
 耶別卷待次第之報當遣焉且又足下經史皆疑  
 允一日之借換尺璧之惠何賜加旃昔東觀見沫  
 見之書生白之牙籤東觀云乎哉此一本贅望有  
 在

又

又關音耗引日曠月三復采葛於是乎在焉京畿  
 之風流想像雖遐而白雲之與夕日齊飛而西  
 送桑梓之共喬木俱存顧以緬懷父老不忘平生  
 否切切惻惻否入于墨于佛否不審如之何哉吾  
 儕來于茲駿州府已有日矣然屈載之勢無益于  
 世疏屬之拘不解于身公私紛紊如麻言行囁嚅  
 只且或其飲冰乎內熱也或淵沉乎戰兢或如口  
 有鉗臂無骨邪而辟世者曰清矣而聖人謂之禽  
 賢人以為蚓真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夫駿之為

州四塞之地而吾一都會也富士山高秀河水急  
 峻山川之英靈匪它邦之比也且我君輦轂之  
 下也闔國之所拱向諸方之所表的群士之所輻  
 輳邇年之全盛匪比來之所聞也方今我輦下  
 書庫藏書數萬本授銀鑰于吾儕為逐蟬以曬之  
 始星夕逮于今凡縹囊緗帙軸軸卷卷匱以鑿之  
 函以納之閣以度之柱下東觀復觀于吾邦根  
 諸儒之校同異之無不之入也吾儕乃者奉縱觀  
 之命不亦幸乎其委筌墜簡考錄者數套初入其

庫內也群玉之府明月夜光奪人目乎龍君之堂  
 寶貨悉陳而見乎漸而熟視則經也子也史也文  
 也詩也雜著也遺錄也信乎而披隨口而誦於是  
 乎蟬又除矣吾輦下許吾儕已有不斬異書之  
 惠則吾儕豈不念護書之戒哉今也吾諄諄告足  
 下以此者足下素嗜書是以及之想其求而到寫  
 而加者邇日幾本乎且講磨之力不足否有餘否  
 吾所期在此然當時之文字多屬於縉家世人以  
 為然然則啜豆湯痕耶嚼捨水滴乎抑又嗅蔬筍

氣歟不亦酸館乎且又未知其不食烟火乎欲承  
北方子夜之氣乎世之厭儒而入于禿于佛者之  
所爲蓋如斯又今有借足下唇舌而達之惺窩公  
所謂兼葭伊人桃花伊人可望而不可狎也紀州  
刺史招之而唯今在洛在紀不識之足下且執諸  
之便傳拙語爲幸正意信吉二子解若相談論否  
共座同席一歡笑何日忘之紹元在茲時或一來  
空谷之足音雖少慰羈思而所恨者諸友之索居  
甚速也吾儕文房硯以壽而存楮爲州之土產墨

磨而未磷今也乏筆而州又無良工所請京肆某  
家拔毫戴穎其藝稍精欲求純毛若干枝是依足  
下手而歸使持來惟幸萬萬今茲漳船到于薩肥  
之間載來書冊數籠諸商已買得來于京否足下  
想勞搜索之意珍簡音帙若有之則毋令落它人  
之手裏吾儕及觀光而欲見之殘暑酷熱如焚如  
在甌中汗流成漿將作家書體倦氣乏一欠伸而  
止高卧之餘窈前故人清風颯至起而又涉筆吾  
家開戶仰見富士山丹青非翅官暇之逸景也於

是乎日出門一咲大山橫七月下旬

又

昨之昨執謁於華軒治具鄭重不亦和氣之主人乎不佞之輩如挾纊不亦温飽乎若不佞飯菽藿羹足以適口而已何求芻豢之滋味膏粱之甘旨哉雖然其意不亦厚乎謝焉有餘吾儕與卿曹每相會論文宇之暇詭浪笑傲遲遲有之張明公曰戲言出於思也且銘于心上蔡之病有矜晦翁之情多在於怒所謂之人之德足以消乏今也方人

較物笑侮顛倒不亦狂乎比諸下愚庸庸則雖以過之而謂恭敬踐履之人何耶然不為尾張而強聖賢其舍諸程正叔謂康節無禮不恭豈非以其和乎學者效之必有流蕩忘返之弊乎所謂畫龍不成而類狗者也故禮樂不可離不亦宜乎嗚呼其肉而鬪非虎狼乎貪窶而爭非猿狙乎能言而非人猩猩乎又嬰母乎抑秦吉了乎能咲而似人亦其狒狒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吾儕爲足下言之如此可不

思之乎因謝疇昔之事畧述中情耳

又

管氏太學注本壹通被煩手筆以賜之莫惠焉開  
卷數葉未了電矚既覺太奇及為之訓黠必可呈  
似耳有一件又請往惠此本有或問云云若有名  
許則欲寫之所不有漏泄則有如故自若闕或問  
則有首無尾譬之入也猶如跛蹇兀者乎足下何  
無意於惠之哉所願不翅能掌也昔東觀有未見  
之書今足下雖老氏藏室何加焉幸幸近頃讀書日

經及神書而已未及于他凡為人讀說則見所不  
欲見而不見所欲見唯勞餒而已足下平日為人  
讀書則奈何思其亦如余言耶亮想照察在此矣  
余豈好為人讀書哉不得已也閉戶下帷之人在  
欣羨之中且邇日有河魚之疾而強起而隨人情  
枉多而直未以寸雖然東行日不遠遲遲於洛陽  
者亦人情也併附函布

右所示正意玄東書二十餘篇而所載於家  
集者僅一二篇其餘流落於世間者今搜索

編輯之想其自慶長之末歷元和至寬永之  
初所贈答而恕也未生之前與幼稚之時故  
不詳其年月則不能悉定次序也 先生平  
生著述下筆不休文不加點至若尺牘小簡  
等則無副稿者多多

示那波道圓并詩

德由來時得七月二十八日之壬牘恰似會晤因  
寄惠與入書及杜鵑詩且誦且詠近自之一快意  
也不怠不倦其復古之功可再觀乎勉之又贈以

花椒一管千里之芳心多謝多謝就審惺窩龍門  
浪高伊洛雪深正意以醫售於南國價騰踊是以  
無師之可稟受無友之可講磨其悃款之志亦可  
觀矣然反身之誠豈它未哉思之盍不有餘師余  
服花椒而偶不忘詩詩不云乎椒聊之實蕃衍盈  
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今足下秀而實溫而香烈  
而蕃有如此椒則何恤無朋必其業碩且大則有  
詩人之永言者乎未可知也其杜鵑詩漫次韻云

爾



自從春夏分飛去久離群花木楚山怨雨烟蜀道  
聞羈中唯惱客釐下獨思君天際相望遠層層幾

白雲

慶長十八年  
季秋下旬

又 寬永七年

禹紀郭註桑經鄺注歷代郡志雖旁礴之方輿不  
能不被牢籠於其中按玄也洪也皆姓葛而稱仙  
翁乃玄也而洪也之從祖也玄煉丹於紫蓋山則  
衡岳乃岫嶺也洪欲往勾漏不果但入羅浮而老  
死觀晉書并仙傳可以見焉吁一寸之短盡天下

之廣一冊之籍縮五山於此不外三十餘洞天於  
彼不亦奇快乎雖然勞搜索者不多徒坐欲廣覽  
豈得乎哉名山記一紙抄寫遺之於是云爾且又  
義山遇羨門載在排韻周姓部先是考諸仙傳尋  
諸廣記覓諸一統志而不得今得諸茲殆罔象之  
玄珠乎其近而忽諸世俗滔滔豈翅此而已哉  
足下問之故今告之耳夫道亦然豈翅此而已哉  
燈下忽忽

示武田道安

送行之高文一首開闔無三瓊璨不措比來族足  
下之有文章也日久矣今忽覩斯盛作不翅足下  
之幸而余之幸有在矣為慰曼曼矧又副以一篋  
之松樹奉揚仁風之不違而掃元規之塵乎感佩  
深加且面謝焉而已書中以了寬也明矣足下南  
方之歸其為揚時也耶否足下以為何如於余呵  
呵是行也內有瘍疾外有入事不能讀論語雖似  
不應足下之求之而它日足下至自紀余還自東  
而相逢則再終二十篇乎是雖未可知而義其在

茲乎送行有文無詩惟亦為遺恨事事欲言如雨  
似雲枉而拾筆不宣

又

昨之昨茶寮之佳招清賞可欣焉疇昔既騁一价  
告謝了也者夫庭際竹下樹邊決渠而架略約殆  
如入山徑之蹊然瀟磨于青石蕩滌于綠池者不  
覺茅心之為之一開也不亦快哉足下為奈何况  
一二朋來之樂且坐喫茶下咽充腹陶陶然熙熙  
焉庶幾逐仲尼之伊尼啗其肉骨者可以知味乎

與<sub>レ</sub>飲食自<sub>レ</sub>春皮裏異日之談也呵呵今余所請夕  
佳樓一軸欲寫其諸贊詩不知許一借否冀封之  
筐管以附此僕來矣然則嘉惠之幸也耶何如晚  
來可必還焉允諾所待在茲餘期厚音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終

